

「遍尋天地真美處，卻從鄰人學春耕」，吳寶春在全球化的強大趨勢下，運用本土食材取得世界冠軍之殊榮，可以說是難能可貴。他沒什麼特別之處，若要說有，便是在平凡之處，做到自己感動為止。

就是「平凡」！就是「自己感動」！正是身處時運際會的我們，所難以望其項背的。他說要用「很寬」的心，去學習更多領域，「很深」的心，去加強基本功。古人物質條件不佳，所以司馬遷必須周遊列國，孔子必須問禮於老子、學琴於師襄，然後可以既寬又深。時代在變，物質條件不虞匱乏，要像李敖大師那樣只讀萬卷書，不走萬里路，又或是梁遇春先生不念萬卷書，非走萬里路，都不是明智的抉擇。

單騎在北京市郊，聽見「天上有龍肉，地下有驢肉。」，看北京人吃驢肉，就知中國人果真什麼都吃；走在天山山脈，都聽人說戈壁灘能不能過，要看老天，經歷沙塵暴，才知道人類真的是渺小的。眼見南美洲的的喀喀湖上一望無際的鹽漠，然後才知道沙漠也可以是白色的。坐在莫斯科歌劇院，才知道全球頂尖的舞者，他們的薪水竟然連我們的童工都不如。

實則不論寬與深，皆須恆心意志為前導，方能又寬又深。因為我有幸生在小康台灣從台灣看天下，故而能「寬」，；因為我有幸活在台灣，接受教育，經由培根的「演繹法」，笛卡兒的「歸納法」，我能思能想，故而能「深」。更有幸我身為我，才能有意志為寬為深。

吳寶春小學畢業便做學徒，有所成就才知道數學能力對於餐飲也大有重要之處，於是重拾書本，如果沒有化學知識，今天要靠做麵包出人頭地，光是把荔枝放進麵包，是沒用的。更可貴的是，吳寶春從生活實踐中，體會到書本知識重要，進而在重拾知識過程中，將學識實用在生活中，非「意志」如何能此？如果我們只看他說「很寬很深」，便心滿意足，那便不能明白他如何有如此成績。

「夫夷以近，則遊者眾；險以遠，則至者少。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，常在於險遠。」非「志」，如何能至險遠？能用平凡的食材，做獨特之飲食，非「志」，如何能出此意？吳寶春受訪，只提到「險以遠」來襯托今人「夷以近」的缺點，卻藏了一點核心之意，殊不知「青雲有路，堅志為要」啊！